

湖北革命实录馆

武昌起义
档案资料
选编

下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

102/

湖北革命实录馆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

(下 卷)



编 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省博物馆

武汉市档案馆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革命实录馆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
下 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省博物馆
武汉市档案馆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75印张 5插页 514,000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

统一书号：11106·155 定价：（精）2.85元
（平）2.52元

编辑说明

一、本书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编辑的。

二、本书资料全部选自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档案。

武昌起义后不久，孙武、张振武等人曾建议创立革命实录馆，以记录、编纂湖北革命史实。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六日，经当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批准，湖北革命实录馆以谢石钦为馆长，以汉口英租界普海春番菜馆为馆址，开始办公。湖北革命实录馆建立以后，除登报声明外，曾专门函请各省都督、临时议会，以及省内各政府部门、各军事单位、各府县，并派出专任、义务调查员，从事搜集武昌起义史实。至一九一三年八月，共搜集集体和个人所撰史料五百余件。与此同时，该馆还编出武昌起义史料长编共八册。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开始了二次革命。这时倒向了袁世凯的黎元洪，于八月二十七日乘李烈钧败北之机，宣布“从前革命伟人附和乱党颇多”，决定取消湖北革命实录馆，命令该馆将所藏资料交湖北都督府“转咨中央采择”。谢石钦无可奈何，表示“奉职无状，即归田里”。此后，人们就不知道这一批档案资料的下落了。

一九五六年，谢石钦先生去世，其家人将所藏实录馆档案资料提交武汉市文史馆，复经湖北省政协委托贺觉非先生，将这批资料接管过来。从此，这一批埋没四十多年的宝贵史料，得以发现，为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所重视。一九五八年，湖北省政协又将这批史料转交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至今。应当指出，谢石钦先生长期珍存这批史料之功是不可没的。

据说，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资料，谢石钦先生曾借给孙武、胡祖舜、李春萱等人使用。几经变故之后，该资料已经散失不全。现除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大部外，武汉市档案馆也收藏一部分，还有少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除此之外，据湖北革命实录馆资料登录簿，还约有六十件不知下落，其中十六件，在一九一三年已不存在。该馆所撰史料长编，除一册收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外，其余亦下落不明。

三、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所存档案资料，是在一九一二年八月至一九一三年八月这一年间断续写成交付的，大多为手写本。撰述者都是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士。一些重要人物的记述反映了起义前后一些重大事件，许多一般人物的记述更是生动地反映了那个革命年代的各种场景。许多人不谙写作，文字不免粗疏、芜杂，多有不通顺之处。不少人物事略系“攘臂言功之作”，对个人功绩不免夸大渲染。尽管如此，它仍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无庸怀疑的。

四、本书共分四编，分上、中、下三卷出版。上卷包括第一编武昌首义及湖北军政府建设，中卷包括第二编湖北各属响应及第三编首义人物事略(上)，下卷包括第三编首义人物事略(下)及第四编各省起义，末附湖北革命实录馆始末。全书约一百一十万字。原藏资料有不完整之处，如有关日知会、共进会等重要史实，湖北革命实录馆虽拟搜集，仍付缺如。本书编辑以档案资料为限，不再另行补充。

本书编辑以尊重原始文件为原则，除删节一些无史料价值的浮文之外，不对原件加以改窜，以保存原件面貌。原文不通顺之处，所在皆有，悉仍其旧，不作改动。其记事记时矛盾误讹之处，亦不加注释，留待读者自行判断。

五、我们在编辑整理中所作的注释，一般是技术性的，概置于页末，有少数说明性的按语，置于文中。标点、分段，努力做

PK71/27

到正确、清晰、易读。原文残漏处，以□号代，错别字仍保留，改正后以〔 〕号标明附于原文之后。衍文，以〈 〉号加于原文之上。增补佚文以【 】号标明。原文中夹注，以（ ）号标明。以上均以能判断者为度。繁体字改简化字，别体字改通用字，如“谭话”改“谈话”，“迺”改“乃”等。各件原有标题，一般采用，少数不妥者由编者酌改，个别无标题者由编者酌拟。原人物事略，有正式题名的仍沿用，不少事略只题“手折”、“清折”、“简历”、“节略”等者，均改作《×××事略》，不再分别注明。原件书写格式往往有抬头、空格，均免去。

六、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贺觉非、李振东、张云冕等同志，湖北省博物馆楚文杰、陈楨璉、张惠芬、余汉涛、甘骏、杜顺泉等同志，武汉市档案馆戴诗堂、邢文华、白汉娟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石芳勤、吕良海、杨天石、王学庄、张海鹏等同志。全书统编工作由张海鹏同志负责。本书所附照片，是湖北省博物馆提供的。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湖北省博物馆李咏君、蔡汉宁、丁玲琍等同志协助，谨此致谢。

由于时间十分仓卒，编者学识有限，编辑中错误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第三编 首义人物事略(下)

熊一飞事略	熊一飞 (3)
熊秉坤事略	熊秉坤 (4)
熊腾骏事略	熊腾骏 (18)
蔡汉卿事略	涂维扬 (22)
蔡连升事迹	蔡连升 (28)
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	蔡绍忠 (29)
蔡继良事略	蔡继良 (34)
蔡鹏来革命事略	孙 武等 (36)
越僧管锸自述	管 锸 (39)
裴之德事略	裴之德 (43)
樊心式事略	樊心式 (44)
潘鼎新先生历史	佚名 (45)
霍雄飞事略	易介三 (47)
魏光荣事略	魏光荣 (49)
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	
属阵亡各员事略	熊秉坤 (51)
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	
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	熊秉坤 (57)
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	熊秉坤 (105)

步兵第五旅九团有功人员事迹清册	杜武库 (135)
鄂军毕血会调查阵亡将士册	鄂军毕血会调查阵亡 将士处编 (147)

第四编 各省起义

直 隶

吴君禄贞事略	佚名 (197)
吴绶卿被刺事实	谢良翰 (200)
胡鄂公节略	佚名 (202)
滦州死义烈士陈洪度传	摩 汉 (208)
革命大家杨发春君在秦皇岛入狱始末记	李杰生 (209)

奉 天

左世超事略	左世超 (213)
万宗孔事略	潜江商务分会 (214)

山 东

曾江事略	天门县议事会 (223)
------------	--------------

山 西

王烈士家驹传略	王民一 (225)
---------------	-----------

河 南

张向晨、郭仲隗、郭清泉、李吉甫、 李继德节略	佚名 (227)
---------------------------------	----------

江 苏

光复上海组织军队日记	李 璠 (229)
------------------	-----------

贾汉铎事略	贾汉铎 (234)
福 建	
彭寿松事略	彭寿松 (235)
彭荫祥历史	佚名 (242)
湖 南	
刘贤构事略	浏醴萍同志公撰 (254)
黎先诚事略	黎先诚 (255)
讨湖南筹饷总局局长周震鳞檄	全体湘民 (258)
陕 西	
李载煦事略	熊叔恒 (263)
甘 肃	
黄钺运动革命事略	黄 钺 (264)
李镜清事略	黄 钺 (276)
新 疆	
伊犁光复军一等参谋吴烈士炳乾事略	佚名 (278)
迪化民军起义分类一览表	杨增新等 (279)
四 川	
下川东夔绥各属光复纪略	奚应沅 (451)
尹昌衡传	刘石甫 (465)
马建庸事略	天门县议事会 (493)
贵 州	
贵州自治党泣告中央大总统各省 都督议会及各界同胞书	(496)

实录馆剪报 今人谱.....	(519)
湖北革命实录馆始末.....	(569)
湖北革命实录长编	(618)
后 记	(649)
附录 武昌起义主要人物名号索引	(650)

第三编

首义人物事略

(下)

熊 一 飞 事 略

熊 一 飞

一飞原名荣，后更名一飞。幼具种族思想，前清光绪乙巳年，与胡三杰等，在鄂组织日知会，为实行革命机关，时尚肄业西路小学。及该校毕业，升学方言学堂，复著《满族欲灭汉族论》一篇，印发千余份，以警同胞，并借以号召而图光复。

客岁首义，一飞始预谋，奔走号召，寝馈俱废。及十九夜，炮攻督署，闾城鼎沸，一飞以王者之师，耕市不变，义旗既举，首当保卫治安，遂于八月二十二日投身警察东局，为警员，日夜带队梭巡，外防奸细，内维秩序，省城粗安。二十六日，即奉军务部调充总务科员，军书旁午，手口瘁瘁。至九月七日，而汉皋失守，一飞以兵临城下，不有以散其党羽，将如泰山压卵，势何可支，遂奋入敌境，纵反间，并发招降传单，濒死者数。而武昌又几有庚癸之呼，遂还汉阳运盐三十余船，以济省垣，而民情稍定。旋督修鄂城十门，半截铁板以固根本。十月初六夜，复冒险渡江，至汉阳兵工厂，搬运汽机回武昌铜元局，修造子弹，以济军火。特饷项奇绌，一飞复同刘振南往罗田请提公款银四千余两，以佐饷糈，为州县倡。于时和议告成，而民国之基立矣。

汉阳失利，议者咸欲弃武昌为东徙计，一飞力争，以为“武昌不守，则民军瓦解可立而待，沿流逃窜，何地可以立足？况敌人席战胜之威，复据上游之地，将提一旅西上，堵湘军援鄂之路，复以偏师顺流而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此所以汉阳失守，武昌窜徙一空，而一飞等尚必以军务部三十六人，死守鄂城，借

以支持危局也。

鄂州首义，一飞等函电各省同志，同时并举，俟东南局定，徐图北上，直抵黄龙。首策扼武胜关，以阻北军来路，继联湘、蜀，控制上游，下复皖、宁，肃清江面，南方既定，乃得专意北伐。无何，天心厌乱，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民国之幸，一飞亦与有荣焉。

熊秉坤事略

熊 秉 坤

祖世饶于资，及父早逝，家就贫。坤苦读未成，遂废学经商，自为糊口计。后见新军起，军学兴，意谓欲图上进，非厕身于军界不可。于是，改业从戎，曾入讲武堂肄业。就学时累居第二，然犹不敢自信，见师长亲就之，于友朋广交之。后遂得与创办攻〔共〕进会之孙、刘游，组织革命，共襄大举。惟限于时势，军人程度甚低，不易联络，且常为破坏苦之。后乃假以嬉戏之行，语言反复，直欲旁人莫窥其旨。不意得遇两知己，一容君步贤，一徐君干城，睹坤面曰：“此人性质温和，气宇清爽，而能以嬉戏藏谲，实非寻常人也。”

辛亥六月中旬，于胭脂巷胡宅（系革命机关处）聚会，讨论进行方法。杨君玉如问坤曰：“鄂中革党，军界有人，会党有人，此次起事，果以何界为利？”坤答：“以军界为利。”又曰：“何故？”曰：“势力最大莫如军界。军界动，则无人反对。无人反对，则事易举。况军界之中，器械足用，军人亦奔走灵活，能耐劳苦，大事岂有不成者乎？若以学界、会党发难，一旦军界不应，或自【作】反对

之行，则其势为瓦解必矣。”杨然之。未几，雷震声失所介绍四人名条及愿书，为官长识破执讯。虽幸而免走，然提防愈严，机密恐不可久秘。坤即为早之备，以预不虞。于是，将营内所有各会员，惟期合临时之用，区划成队制。分两正队，队分属五支队六支队不等。每支队额仅二十名，按其人数定之而已。

配备毕时，已八月初间。即思所以破坏之，而一切进行手续，不能不先事虑及，以善其后。因规画数条，致书于孙君瑶卿曰：

邇来欧美各国政治之变，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日输入最强最胜之境。我国四千年来素行专制，至今不改，自陷于极贫极弱之地，不能抗衡欧美，致招瓜分豆剖之议。嗟嗟！巍巍大国，将化为欧美之领土。黄族子孙，将变为白人之奴隶。而今政府犹如睡狮、梦汉，竟不觉悟。政治不变，国体不固，徒知谄媚以事上、专制以驭下，为保守一己之禄位计而已。他若国家之若何，保存生灵之若何，过度弗问也。

国民见此种种恶劣，后虞不堪设想，恐国家被其断送外人，难忍坐视，以致有革命之潮起焉。数年以来，执炸弹以击政府者有人，揭竿而起者亦已数见。然皆功效不著，其故何欤？一言以断之曰：手续不清，计划不能周全，仓卒从事，有所致也。

现今川省路事风潮日炽，湖南则岌岌欲动，鄂省军队甚虚，正我革军动机已至之时矣。吾鄂同人不若乘此机宜，攘臂呼起，占领鄂州，上通湖南、四川，下联江西、安徽，南京势必如响斯应，横亘东南，黔、粤、闽、浙诸省，自为我有。然后举东南之众，北捣幽燕，直抵黄龙府，杀尽胡儿，芟除异类，恢复二百年之祖国，除去数千〈年〉载之专制，俾我同胞得游泳于共和团体之中，脱离于奴隶圈围之外。将见政治日新，国势日强，何难雄视全球，与欧美并驾齐驱，转为极强极胜之大国，岂仅人民土地得所安全而已哉！审是，其孰不感我湖北革命诸公之赐也哉！则我湖北为天下之首功，自无【异】议矣。

然我同人欲成其首功之名，即不能不预将事之先后手续，极力研究，免至临时张皇，致有失措之虞。坤不才，窃念于此，顾自愧无所陈述，而于先后应办事迹，谨将臆议所及者，录呈数条，仰祈诸公斟酌采纳，以资利用。刍蕘之见，固不计及其工拙当否已耳。

附条如下：

一、未动以前，务须调查各省程度若何，可否为我后援，再定用兵计划。

二、鄂州险要甚多，如嘉鱼、郢阳、襄樊、随州、黄州等处。以近来各省风云判断，在东南半壁，必定与我符合〔附和〕。惟北人性质顽固，兵力强捍〔悍〕，又有铁路之便，恐不免反对我等。不得不先筹制人之策，责成四十二标代表，迨起义时断黄河桥，据武胜关，扼据险要。

三、未动以前，远具斥候于毗连各省，窥其动静，并探其对于湖北作何举动。

四、起义宜于暗夜，出其不意，极力袭破满政府各处机关，以炮兵占据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要地，以援步兵之攻击。若起于白日，附合〔和〕者意存观望，士气不振，城邑不下，机关不动，或另有他兵反对，必致瓦解。前广州、安徽等处革命起事，皆败于白昼。

五、举动时，关于财政总汇之机关，须派重兵看守，恐有匪徒乘机劫抢，并拘其经理人员及其簿记。

六、起义后，榜示安民，使人民各安其业，并饬兵保商民及外人业产，免致流徙扰害。

七、起义后，檄各省及各州府县即行反正，乃为民军所有。

八、起义后，与地方绅缙约法保民、保商，并担任军饷，以扩充军政。

九、起义后，清理财政机关及各属财产，以济军需。

十、与各国驻汉钦使订约，要求严守中立，认为交战团。

及至十八，得汉口各机关破坏、党人被擒之信，传知各代表，予以责任，拟定起义标识，走告全体，相期于下午十二时，援应炮队炮声而起。时，以提防綦严，而不得动。翌晨，三烈士就义，举相隐避，时机危迫，即应扼其重要地，以结军心。拟首据军械所，为固我制人之地。以商于各代表，而皆相默然。惟徐兆宾者，坤之赞助员也，锐气不稍为挫，因起而激之以大义，并诈称曰：“吾辈名册已被索去，其反也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毙，何若反而死，犹得其所也。不闻近日安徽之徐锡麟、熊成基乎，虽死亦生。若报馆之述其小史，都市之传其小照，非渠等一死而能然乎？顾此犹一、二人事也。至于广州黄花岗一战，官兵死者，报馆人仅一撮其总数登之；吾党之死者，一一为之载明姓字，述其氏系，以备后世历史之采择。可知革命之价值如何高尚，为革命以死者，何一不为上等人物？君等果能协力齐心，立〔力〕图进取，事当有济。即使不能，尚有待后之铁血健儿鉴此危心，以相继成功而已，于民国前途获利匪浅，亦奚不乐一死，让诸贤之专美于其前哉。揆时度势，况必不致于死耶。”

反复申数，众悉以动。时至正午，奉命带排接班守卫，得往约三十标，建议于午后晚操号音，为时并起。而机密泄漏，势益危急。复与三十标往返推商，坤任为原动力。时，拟晚九句钟，以坤枪声为号。旋后队官罗子清出语坤曰：“今日外面风声不好，尔知否？”比即婉然对曰：“知，风闻三十标今晚起事”。问：“是孙党否？”曰：“今各会党皆崇逸仙，崇之者即其党。”问：“人有几何？”曰：“鄂军、商界、学界皆是也。”曰：“排满杀官有之乎？”曰：“排满固其宗旨，杀官亦其用。坤不杀官，无以夺其权。且不先杀之，气必为其所挫，则事无济。恐管带以上皆不免。余与反对者，亦然。”复问曰：“其果能济否？”曰：“能。近来民智日开，俱有种族思想，并【非】不知专制、共和之利害。闻各省均运动齐备，惟湖北